

## 娱乐 | 娱评

●80多年前的旧案又被挖出来

## 遥远的阎瑞生

□指间沙(专栏作家)



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终于要上映了。尤其在12月8日的首映礼取消后,这部声势浩大的贺岁档电影益发吊足了人的胃口。

为什么挑中阎瑞生这个故事?因为姜文要拍“北洋三部曲”。他饰演的“民国雅痞”马走日,原型是洋行买办阎瑞生,一个失败的赌徒。真实案件发生在1920年,晚清遗风尚在。上海妓女界举办“花国选举”,第三名“花国总理”王莲英艳名正炽,外出时穿戴总刻意招摇。阎瑞生赌输了相好妓女的钻戒后,以坐轿车兜风为由,将王莲英骗至徐家汇外勒死,劫走全部首饰。案发不到两个月,阎瑞生在南京被捕。

暴力加色情,又关涉当红名妓,从来最能吊大众的胃口。阎瑞生被枪毙的次日,上海笑舞台就推出了《莲英被难记》。此后,新舞台也排演了这出戏,还将真轿车开上了舞台。1921年,京剧名角露兰春在共舞台演出《枪毙阎瑞生》,灌录了“莲英惊梦”唱片,风靡一时,此后她就嫁给了老板黄金荣。

当年如此轰动的事情,现在已没多少人知道。但电影《阎瑞生》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倒是经常在电影书的开篇被提及,作为中国电影走向市场的开端。中国影戏研究社出品的这部电影,1921年7月1日首映于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既然取材轰动的要案,票房自然高,连映一个星期。据徐祖荫记载,“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于华人之脑”。但高票房的同时,舆论口碑甚差,彼时道德界人士不比今天的少。电影被指诲淫诲盗、贻害社会,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禁映。大约十年后,影片的拷贝就不存于世了,只有少数剧照可以见到,据说男主角陈寿芝长得和阎瑞生本人很像。

无论当时多满城风雨、大红大紫,都已雨打风飘散去。传统的狎妓时代终结,社会的风月场所也换了地方。

这桩80多年前的旧案,如今被重新挖出来,当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故事了。对今人来说,流于谋财害命也太无趣了。“花国选举”变成环球选美,赌徒买办成了大冒险家。姜文看中的是“背后的冒险、悬疑、荒诞、爱情”,是“北洋年代虽然短暂但疯狂梦幻”。不,也不是那个时代疯狂迷乱,而是因为它和阎瑞生一样遥不可及了。就如同微博上出现的杜月笙,与历史上的并非同一个。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尽可以对之臆想改造,怎么奢靡怎么荒诞怎么胡来,都有了理由,都是安全的。

这是阎瑞生的案,这不是阎瑞生的案。这是上海,这也不是上海。仿佛尘封很多年的上海大世界,开启的肯定会是另一个世界。

●比中年发福更可怕的是——

少年已成肌肉男  
带老少女多飞几年

□阿拉八戒(自由职业者)

年满三十以后,八戒特别颓然地发现了一件事——八戒曾心心念念追过的那些少年们,在时间这把杀猪刀的摧残下,无非落得三个下场:1.秃了;2.弯了;3.壮了。恐怕许多不明就里的看官对前两者尚可以理解,对第三个结局一定不能理解:这“壮了”有甚不好,只要不是中年发福。可在八戒看来,这“壮了”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比中年发福更可怕,更消磨磨纸的心智,尤其是当多年小清新一夜变成肌肉男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话说有那么一天夜里,半夜里闲得无聊,叫上同事顶着指数高达400有余的雾霾去看午夜场,在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两枚从来不看功夫片的御姐鬼使神差选择看那部新版“黄飞鸿”。随着影片的一点点推进,八戒痛不欲生的心情益发沉重,看到导演借拍片之名,把那不知羞耻的镜头反复在彭于晏的胸大肌上来回扫荡,简直恨不能一把推开这无耻之徒,大喊一声:“你滚粗,等我来。”

娱乐圈自始至终没有给那些以文艺牌出道的偶像更多机会,曾经以模仿日式偶像剧模仿得神形兼备出名的台湾偶像剧如今已凋零成不知去向何方“那些花儿”,历代偶像剧当红小生小旦只得该转型的转型,该转行的转行。

作为和小彭同学同龄、且是从台湾版《爱情白皮书》起家的御姐级粉丝,每每听见小彭同学在接受采访时,历数自《翻滚吧,阿信》以来,在练身体这件事情上所遭受的“锻炼”,八戒就恨铁不成钢地想要晕死过去。为什么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做一枚美男子,瞧瞧人家大洋彼岸的莱昂纳多,都已经比当年胖了几个身位,却依然碍着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深情款款。什么人鱼线、马甲线、八块腹肌,那都是血泪铸成的长城,也都是多吃个炸鸡腿就会转瞬即逝的浮云呐,亲……

好在,还有《匆匆那年》。

就在八戒很是悲痛了一段时间之后,《匆匆那年》上映了,知心闺蜜第一时间捎八戒去看了首映。原本打算从藕粉(偶像演员粉丝)界归隐的八戒终于在影厅里重新找到了燃点。

那是一种以为自己“还年轻着呢”的怦然心动,纵使明知有点恬不知耻的滑稽,却也因为心动得太厉害,不好意思去忽视。尤其,这点心动,并非奉送给幼齿版陈寻,反而是看到成年版陈寻表面浪荡不羁,实则追悔不已的样子,八戒忍不住在心中暗自祈祷,好在模样的根儿是正的,只拜托文艺千万别死,好让一个天生就该演文戏的演员在这条路上再多走几年,遇着几次合适的锤炼,把外射的精光都内敛到眼神里,那么匆匆流逝的时间只会让他更好看。同时,那也是一种不忍心说不好听的心酸。这种不忍心里,除了藕粉花痴心态作祟,也包含了极大一部分有关自己青春流逝的难分难舍。

眼瞅着“匆匆”票房10天到了4.5亿,而小彭同学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与排行名次嗖嗖见涨,估计是要在藕粉这条不归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八戒有种“壮归壮,好歹拨乱反正了”的释然:当肌肉练到“收放自如”,露可充打星,收可扮清新,那么肌肉也不再只是肌肉,就请带着你的肌肉一路破风前行,好教老少女们也跟着再多飞那么几年。

●“邵逸夫传奇梦工厂”特展见闻

## 回望,邵逸夫

□一把青(专栏作家)

日子过得快,不知不觉邵逸夫已经逝世将近一年了。这几天,香港电影资料馆为了纪念他,举办“邵逸夫传奇梦工厂”特展。当身临其境,透过照片、影像和物件回望邵逸夫一生奋斗历程的时候,不禁惊喜地发现,他的形象竟然比以往更加立体生动起来。107年的人生,传奇的背后,这位电影帝国缔造者,好像很远又很近。

邵逸夫未满20岁即壮志满怀,树立了“提高中国影片水平,发展国片国际市场”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工本,一手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清水湾邵氏片场。他同样深谙培养新人之必要,成立“南国实验剧团”训练大量演员,投拍武侠片、歌舞片、黄梅调电影等多个片种。同时,邵逸夫亦具备着极为先锋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早在1955年就通过与日本公司联合出品古装大戏《杨贵妃》来观摩日本技术、网罗各地精英,更几度亲自带领李丽华、林黛等当红花旦,参加戛纳影展和亚洲影展,以求把华语电影推向国际。

展览中不少邵氏公司的珍贵旧物,都是邵逸夫影视生涯珍贵的注脚。例如胡金銓名作《大醉侠》的初稿剧本——彼时它的名字还叫《醉侠》,小小的一册,上面工整地写着“呈邵逸夫先生”几个淡蓝色钢笔字,甚至隐约可见圈点痕迹。邵六叔热爱电影靠的是身体力行,除了坚持每天看3部影片的老习惯,就连审核剧本文字这种琐事,想必也是事必躬亲;还有《南国电影》的创刊号,封面女郎林黛的笑容定格在1957年,依然美目盼兮。那时候,邵逸夫刚刚从南洋到香港接手制片业务,就立即创办了这本官方杂志,紧接着又成立《香港影画》编辑部,命朱旭华任主编,西西、亦舒这些如今文坛熠熠生辉的名字,当年都是其麾下的年轻作家。

若是从八卦的角度观之,最吸引人的部分则莫过于邵逸夫与方逸华的旧照片了。在他们相识的上世纪50年代,方逸华还是被誉为“东方的Patti Page”的时代曲歌后,凭借《花月佳期》令邵逸夫一见钟情,遂慧眼识珠,力排众议召她入邵氏栽培。她由采购部主任开始,做遍公司的各个环节,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最终接管整个邵氏帝国。直至1997年,在发妻黄美珍病逝10年之后,邵逸夫才与方逸华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相片中两人虽已韶华不再,却都笑得从容含蓄。一路走来,彼此间互相扶持依靠的江湖情谊,相信早已经超越了爱情。

邵逸夫的神话永远不会落下帷幕,更准确地说,他的离去,反而唤起了每一个邵氏电影的参与者、观看者和爱好者心中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就像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所言:“他们只是静静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蚂蚁再勇敢怎么打得过大象?

《鸣梁海战》:  
“那时我应该已经战死”

□淳于燕(专栏作家)

重新审视近现代历史是一件好事。微博上有人贴出了一篇写国军的抗战细节,林林总总,叫人无法止泪。其中一个小故事写到,1937年淞沪战争中的参谋长郭汝瑰在前线抵抗,伤亡惨重。他在给军长写信时说:“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军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这种壮烈感,在看《鸣梁海战》时,又一次感受到了。这是一部韩国片,在韩国创造了票房奇迹,每3名成人中有2个人看过这部影片。当然,它在中国就只能算是不温不火地上映。

我想,这与这部电影的属性有关。它既是一部商业大片,更是一部韩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片。16世纪时,日本侵略朝鲜,朝鲜联合明军出击日本;朝鲜名将李舜臣参与的著名海战有“闲山岛”、“鸣梁”和“露梁”海战,而“鸣梁”这一战并没有明军参与,李舜臣用12艘船战胜了拥有330艘船的倭寇,是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战争非常残忍,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实力说话的。斗志这种东西,可以让你在赢的时候锦上添花,输的时候死得更有尊严,或者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胜得一个马鼻。但蚂蚁再勇敢又怎么打得过大象呢?

李舜臣的成功之处,在于利用了恐惧,既包括己方从恐惧中迸发出来必死的决心,也包括敌方对他百战百胜的恐惧。最终的胜利比较复杂,既得益于其对地理和水文的了解,利用海流方向会发生逆转来制胜;也得益于敌军内部不团结、消极对阵;还得益于从天而降的百姓义军用小船拼死相救!

“今臣战船,尚存十二”,是李舜臣请战时的名言。可以战死,不可不战而降。很少有战争片让我觉得,战争是正义的。我是妇人,我有妇人之仁,我怕见血、怕见死亡,本能地反感一切战争。但这部电影,就令人感受到,当只剩下血肉是这片土地的最后屏障时,唯有战死,才能面对起自己的职责,对得起自己的灵魂。

因为有了情绪的酝酿和铺垫,电影并没有给人以一种碾压智商的感觉,看似合情合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知道,电影对事实进行了很多整容与美化。否则,12艘战船对阵数百的舰军,连一艘都没有折损就大获全胜,和“手撕鬼子”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真实的历史是,很快日本就从釜山登陆了,19天后就攻陷汉城;又一月攻陷平壤。两月不到,朝鲜八道尽失。朝鲜宣宗李熙仓皇逃亡大明宽甸堡(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避难。

所有的腐烂的政权都有相似之处:前方将军战士百战死,后方送钱送地逃得快。先看电影的话,热血沸腾,肾上腺素分泌,以为站在正义之师的一边;回来一查资料,原来他们也一样,死的白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厌恶战争又是很有道理的。

结尾了,再回应一下开头了。有这么一个故事:抗战开始时,抗日国军奔赴前线,学生们来欢送,一位女学生借机采访一位士兵:我们能打赢吗?士兵坚定地答:一定能。学生妹兴奋地追问:那抗战胜利后,你准备干什么?士兵严肃地说:那时我应该已经战死了。

